

帝王演义丛书

李后主演义

任崇岳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李后主 像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油尽灯枯李昇升遐 | 明争暗斗叔侄反目 | (1) |
| 第 二 回 | 主荒臣嬉廊庙蠹朽 | 损兵折将滁州失守 | (13) |
| 第 三 回 | 牛刀小试柴荣亲征 | 国土沦丧李璟乞和 | (25) |
| 第 四 回 | 谈虎色变景遂遁迹 | 临危授命孙晟尽节 | (37) |
| 第 五 回 | 大义灭亲仁贍斩子 | 箕豆相煎从嘉受辱 | (51) |
| 第 六 回 | 丧心病狂弘冀鸩叔 | 众望所归中主立嗣 | (61) |
| 第 七 回 | 栖栖遑遑中主迁都 | 欢欢喜喜后主登位 | (72) |
| 第 八 回 | 颐指气使陶谷摆谱 | 略施小计熙载惩奸 | (84) |
| 第 九 回 | 披肝沥胆熙载报国 | 吐哺握发后主任贤 | (102) |
| 第 十 回 | 佞佛奕棋后主废政 | 两情相悦娥皇结缡 | (118) |
| 第 十 一 回 | 搜索枯肠周后补曲 | 倚红偎翠后主填词 | (132) |
| 第 十 二 回 | 香温玉软后主偷情 | 风流云散娥皇归天 | (147) |
| 第 十 三 回 | 花好月圆后主再婚 | 扫穴犁庭太祖拓疆 | (170) |
| 第 十 四 回 | 忠心匡主卢绛献策 | 鲁莽行事从善告变 | (188) |
| 第 十 五 回 | 以诗代柬手足情笃 | 弥天大冤良将被诛 | (207) |
| 第 十 六 回 | 众口铄金潘佑自刎 | 赤胆辅国曹彬出征 | (223) |
| 第 十 七 回 | 一桥飞架宋军渡江 | 两虎相斗江南败绩 | (241) |
| 第 十 八 回 | 卖主求荣刘澄降宋 | 恩断义绝郑氏再醮 | (256) |

第十九回	檣摧帆折令赧殉国	粮尽援绝后主归命..... (271)
第二十回	细雨添愁后主入宋	春风得意天子受降..... (288)
第二十一回	卑鄙无耻张洎告变	仗义执言赵普弭灾..... (305)
第二十二回	恃权怙势太宗施暴	忍辱含垢周后失身..... (319)
第二十三回	狠毒君王诛杀无辜	薄命词人命丧泉台..... (334)

第一回

油尽灯枯李昇升遐 明争暗斗叔侄反目

升元七年（943）二月，金陵城内，春雨霏霏，寒意料峭。

升元殿内，56岁的南唐先主李昇病体支离，辗转床褥，已非一日了。他原本身体健康，并无疾病，只因听信了方士之言，企图延年益寿，韶华永驻，大量服用金石，才致中毒。起初还以为是疥癣之疾，不以为意，不料群医束手，回天无力，满朝文武大臣眼看着李昇身体每况愈下，旧疾未瘳，新病又添，不禁忧心忡忡。

李昇自知来日无多，但他不甘心就此撒手西归，自天福二年（937）十月受禅即位，至今还不到六个年头，偌大一片国土，刚刚治理得有点头绪，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，却病成这般模样，虽心系国政，却力不从心了。

李昇最关心的是南唐的江山，他从刀丛剑树中化家为国，委实不易。如今天下纷争，干戈倏扰，那些手握节钺的藩王纷纷称王称帝，割据一方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尚在未定之天。北方的后晋、成都的后蜀离此悬远，一时还构不成威胁，而吴越（都杭州）、楚（都长沙）、闽（都福州）、南汉（都兴王府，今广州）、荆南（都江陵）诸国都虎视眈眈，稍有不慎，便顿成他人刀俎上之鱼肉。他不由得想起了传位问题。一说起传位，心头便觉得有一层阴影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优柔寡断、举棋不定，弄得满朝文武无所适从。他有五个儿子，长子李璩，以下依次是景迁、

景遂、景达、景暹。按照中国固有的传统，长子应该袭位，但是李昇钟爱的却是次子景迁。景迁自幼颖悟，读书过目不忘，风度翩翩却又素尚俭约，不喜奢侈，为人纯谨，加上他又是吴王的乘龙快婿，因而大得乃父欢心。吴国的都城是扬州，李昇当大臣时出镇金陵遥控朝政，以长子李璟为司徒平章事居朝辅政，但是朝中大臣宋齐丘猜疑李璟，打算结交景迁，便荐陈觉为景迁的师傅，以扩大他的声望。齐丘平日为非作歹，都归过于李璟，而盛称景迁之美。李昇远在金陵，不知个中原因，只道是李璟卑劣无能，辅政无方，便将他召到金陵，以景迁为太保平章事，代秉国政，显然有取代之意。李璟看出了父亲的用意，默默退归藩位，并不分辩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天祚二年（936）景迁突然一病不起，病革之际请以兄弟自代，李昇偏偏又看上了三子景遂，授他为门下侍郎参政事，留朝辅政，李璟再次受到了冷落。天祚三年（937）吴国睿帝杨溥被迫逊位，派次子杨璘为钦差，专程赶到金陵，将天下禅让给齐王徐知诰（即李昇）。知诰在金陵诏告天下，改国号为齐，后来又改称唐，史称南唐，以金陵为西都，广陵（江苏扬州）为东都。几个儿子虽然都身封藩王，但并未明确李璟是储君。个中原因很简单，他想传位给景遂，但是长子李璟并无过错，废长立幼，于情于理，均不契合，恐怕朝野不依，这事便搁置了下来。

光阴荏苒，时光不居，转眼到了升元六年（942），李昇春秋五十有五，朝野对未立太子啧有怨言，李昇无奈，在这年四月下诏立李璟为太子。不料李璟却上表推辞，他说：

古之立太子，所以崇正嫡，息觊觎也。如臣兄弟，
稟承圣教，实为敦睦，愿寝此礼。

奏表正中李昇下怀，李璟自己不愿当太子，群臣自然无话可说。然而要立景遂为嗣，时机似乎还不成熟，不能贸然行事。好

在自己身体健康，来日方长，可以从容计议。可是，就在南唐国势如日中天之际，李昇却病倒了。

躺在病榻上的李昇，首先考虑的就是传位问题。趁着自己在世，早日了却此事，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。他写了一封密信，派人召景遂回朝，当时景遂任东都留守，不在朝中。谁知太医吴庭绍为李昇疗疾时发现了这封尚未发出的密信，赶紧禀告给李璟。李璟不愿为此事手足相残，犹豫不决之际，大臣周宗等人快刀斩乱麻，派人追回了密信。李昇知道众愿难违，没办法，只得将文武百官与几个儿子一起召集到升元殿，宣布立李璟为太子，并命人宣读了诏书。

李昇身体虚弱，不时咳嗽，然后便是一口一口地吐痰。待仪式进行完毕，众大臣陆续离去时，李昇示意李璟留下来，说是有话要说，李璟猜想是父皇要交待后事，便端坐不动。实在说，他是读书种子，是吟诗作赋的行家里手，对于继承帝位并无多大兴趣。他知道父皇钟爱的是大弟景迁，然后是二弟景遂，如今立他为太子，并非父皇忽然改变了主意，而是满朝文武大臣反对的结果。知子莫若父，父皇以前打算传位给二弟、三弟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如今又改弦更张，也无须寻根究底。一句话，他理解父皇。他已经多日未来侍候父皇了，望着父皇那瘦骨嶙峋的身体，两行热泪不禁潸然而下。

“璟儿，你可怨恨朕躬吗？”李昇咳着喘着，少气无力地说。

“儿臣怎敢？”李璟往病榻前靠了靠。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父皇为社稷着想，无论怎样安排，儿臣都无异议。何况儿臣与景遂一母同胞，并无亲疏之分，怎能怨恨父皇！”

“璟儿能理解朕躬的苦衷，朕很高兴。自古创业艰难，守成亦不容易。朕考虑到你淳厚暗弱，这才打算遴选景迁嗣位，景迁歿后，又想到了景遂，纯粹是为国祚长远着想。须知江山稳固，你即使当一名藩王，也富贵无比，倘江山落入他人之手，你当一

名太平百姓也不可得了。这个道理你应当清楚。”李昇说着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喘成一团。

“儿臣才疏学浅，不宜嗣位，倘江山一朝毁于儿臣之手，不但儿臣自己抱终天之恨，恐怕父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璟忽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，要是自己掌管了江山，父亲自然早就魂归泉台了，便没有继续往下说。

李昇也听出了李璟话中的弦外之音，他并不在意，病成这个样子，离泉台也就是几步之遥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趁着头脑清醒，必须把一切都解释清楚，免得自己身歿之后，闹出兄弟阋于墙的祸事来。“璟儿，立嫡以长，自古而然，朕躬无力改变这一传统。即使朕立景遂为嗣，满朝文武不肯辅佐，到头来仍是镜花水月。朕思之再三，决定将社稷托付于你，望你好自为之，勿负朕意！”

这的确是李昇的一片肺腑之言，李璟听了着实感动。他双膝跪在地上，虔诚地说：“儿臣愿对天起誓，从此兢兢业业，临深履薄，不负父皇之托！”

李昇欣慰地笑了。他想把李璟从地上拉起来，但已力不从心，李璟上前一步，握住了父皇干枯的手。李昇抽出手来，指了指床前的椅子，李璟会意，赶紧坐下。

“璟儿，朕还有几句话，不知你想不想听？”李昇望着儿子的脸。

“父皇只管说，儿臣一定凛遵不误。”

“朕出身寒微，能够登上大宝，实出望外。如今风霜瓦烛，命在须臾，今后江山社稷能否亿万斯年地传下去，就全系于你一身了。你千秋万岁之后，可传位于景遂，景遂传位于景达，兄终弟及，江山庶几可保无虞。璟儿，你办得到吗？”

李璟望着父亲，只见父亲也投来了焦灼而又期待的目光，那清癯的脸颊上分明挂着晶莹的泪花。他又一次跪在地上，一字一

顿地说：“父皇的话，儿臣铭刻五内，一定传位给二弟景遂，永生永世，不渝此盟。皇天后土，可鉴儿臣之心！”

李昇如释重负地长长嘘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说：“你起来吧，父子之间，何须如此起誓赌咒？”

李璟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儿臣急于剖明心迹，一时乱了方寸，还请父皇宽恕！”

李昇了解儿子，友于情笃，极重感情，刚才所说，决非虚妄之语，传位一事，已毋庸再说。但是有些事情，还须交待一下。毕竟儿子还年轻，骤然君临天下，治国经验不足，倘若措置乖张，仍有可能亡于敌国之手。便告诫他说：“朕躬服用金石之药，本欲延年益寿，不料却落到了这步田地，汝应引以为戒，勿蹈覆辙！”

“父皇应该安心颐养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很快就会康复的。”李璟实在不娴于辞令，只能拿这句话来宽慰父皇。

李昇苦涩地笑了笑：“朕躬有自知之明，目前已病入膏肓，恐怕是扁鹊、华佗复生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既已铸成大错，只能自食苦果，怨不得别人。朕只希望你们弟兄以及后辈，不要再服金石之药。”

“儿臣谨遵父皇之命！”

“朕躬的忧虑倒不在此。汝本无服用金石的嗜好，坚持不服，并非难事。朕担心的是唐室江山如何才能长久。朕承先人余绪，自即位至今，国库所储金帛已逾七百万，汝一生吃著不尽，只须善守成业，便可国祚绵长。如今诸国林立，强敌环伺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招来祸殃。汝即位之后，应善交邻国，勿轻启边衅，成为众矢之的。”

“父皇金玉良言，儿臣永志不忘。”李璟认真地听着，不时地重复这句话。他一向木讷，想不出更多的话。

李昇今天说了不少话，显得很疲惫，但是仍坚持把话说完，

他知道倘若不如此，恐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“璟儿，有句古训你应当谨记，成由勤俭败由奢，一旦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挥霍无度，我朝的气势也就将尽了。汝逸豫宴安之日，便是社稷倾覆之时，朕唯愿汝非纨绔天子！”

听到这里，李璟不禁诚惶诚恐，汗流浹背了。父皇耳提面命，句句都是为社稷着想，虽然话语中不时透着严厉，那是爱之切才责之严啊！他怔怔地望着父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璟儿，你可记得前年你索要杉木作板障之事吗？”

“儿臣当然记得。”

原来李璟当藩王时，嫌居住的地方大而无当，想用木板把房屋隔成几间，他知道国库中储藏有许多杉木，便前去索要，有司将此事奏知了先主李昇。李昇说，杉木固然有，但那是造战舰用的，任何人都不得挪用。如作板障之用，可用竹子代替。李璟碰了钉子，再也不敢惹事了。事实上，起自民间的李昇，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，深深体会到了“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这句话的分量，在即位之后，牢记着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”这一古训，体恤民瘼，从不苛征暴敛。当了天子，仍然衣着朴素，脚上穿的是蒲草编成的鞋，盥洗用的是铁盆，寝殿夏天用的是青葛制成的帷幔，偌大一座宫殿，只有几名衣饰简朴的婢女。即位伊始，群臣主张大兴土木，修缮皇宫，以显示皇家气派，他笑而不纳，只在几座殿上略加鸱尾，设阑槛而已。邻国使臣来朝聘，讥笑李昇为田舍翁，李昇一笑置之，面无愠色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田舍翁治下的南唐，成了南方第一强国，除了北方的周世宗柴荣，再也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了。

李昇忽然气喘起来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不连贯的话：“璟儿……好……自……为……之，朕……”底下的话已是含糊不清了。李璟叫了几声父皇，李昇闭目不语。李璟赶紧将太医吴庭绍召来，只见李昇面色苍白，气若游丝。到了晚

间，便呜乎尚飨，龙驭上宾了。

悲痛之中的李璟，彷徨徙倚，不肯即位，要把帝位让给二弟景遂，景遂知道立兄长为太子的诏书已颁行天下，自然不敢应命。看看过了一句，皇位虚悬，朝野议论纷纭。侍中徐玠进谏说：“天不可一日无日，民不可一日无君，大行皇帝已崩逝十日，太子不肯即位，岂不冷了天下苍生之心！”

李璟哭着说：“父皇宴驾之前，嘱我兄终弟及，孤自思能力不逮，不如早日禅让给二弟景遂，孤当一名藩王便好。”

徐玠抢白他说：“太子殿下好生糊涂，诏书已经颁行天下，您便是无可争议的天子，谁敢僭越？况且大行皇帝遗嘱兄终弟及，殿下既不登位，景遂王爷继位又从何说起？”李璟语塞。

节度使周宗手持天子冠冕、袞龙袍，不由分说便披在了李璟身上，然后奏道：“大行皇帝托付殿下以神器之重，殿下固守小节，非所以遵先旨，崇孝道也，望殿下三思！”

李璟无话可说，被群臣簇拥着登上了帝位，他就是南唐中主，这年28岁。当下便改元保大，以示止兵息戈，偃武修文，保持大唐江山之意。尊生母宋氏为皇太后，册钟氏为皇后，以镇南军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，奉化军节度使周宗为侍中，元帅府掌书记冯延巳为谏议大夫、翰林学士。封景遂为燕王，景达为鄂王，景逵为保宁王；长子东平郡公弘冀为南昌王。

保大元年（943）七月，中主下诏燕王景遂改封齐王，拜诸道兵马大元帅、太尉、中书令，鄂王景达改封燕王，拜副元帅，宣告中外，以示兄弟相传之意。长子南昌王弘冀改封江都（即江苏扬州）尹、东都留守，李璟命他火速离开金陵，前往扬州。

这突如其来的任命，一下子把弘冀弄懵了。他不明白父皇手足之情何厚，父子之情何一薄至此！祖父虽有兄终弟及之遗命，但那是弥留之际说的，岂能遵为不刊之典？父子相传，自古而

然，但父亲偏偏要超越常规，看来今生今世，自己是无帝王之望了。他猛然想起，刑部郎中萧俨年高德劭，在朝中威望甚高，何不问计于他？如果他能犯颜直谏，也许父皇能回心转意，想到这里，便单人独骑，径投萧俨府第而来。

萧俨为官一向清正平恕，朝野口碑甚好，他并不同意帝位兄弟相传，认为有悖古训，因此与弘冀一拍即合。次日，他便上了一道奏疏，略称：

夏商之后，父子相传，不易之典。惟仰循古道，以裕后昆。

这封奏疏言简意赅，入情入理，中主捏在手里，沉吟不决。父子天性，他何尝不想传位于子？只是他一向孝悌，父皇临终之言，犹在耳际回响，如今尸骨未寒，怎能遽然更改遗命？舐犊情深，他有深切体味，但是，他有难言之隐，而这一点又不能道与外人，无奈何，只得扣了萧俨的奏疏，留中不发。

弘冀望眼欲穿，左等右盼，不见父皇改变主意，知道立储之事已成泡影，只得快快登程奔扬州去了。

这年年底，中主突然下令：中外庶政，并委齐王景遂参决，文武百官除枢密副使魏岑、查文徽可以进宫奏事外，其余官员除非召见，不得进入宫壶。

此令一出，举国哗然。萧俨又上疏说：

元帅开府，人犹惊骇，况委之大政，而群臣不得时见，臣恐中外隔绝，奸人得志，非陛下之利也。

奏疏递了上去，如泥牛入海，全无消息。文武百官知道萧俨敢作敢为，他既碰了钉子，众人便三缄其口，不再进谏。不料侍卫军都虞侯贾崇却挺身而出，求见中主。中主屏而不纳，贾崇在宫门外长跪不起，一时人言籍籍，围观者甚多。中主无奈，只得在便殿召见贾崇，劈头便质问他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朕命景遂参决大政，干卿何事，却来饶舌？”

贾崇从容答道：“国主任命齐王辅国，自然与臣无干，但天下乃先主之天下，非国主一人可私之，臣备位六卿，食君之禄，岂可不忠于君王之事？”

中主脸色铁青，厉声说：“卿在宫门外长跪不起，分明是沽名钓誉，让国人指责朕躬不肯纳谏，诋毁朕的声誉！”

“国主言重了，”贾崇不看中主的脸色，只管申辩下去。“国主要是从谏如流，老臣何至于长跪不起，引来众人围观？”

中主无话可说，悻悻然转过脸去，不再理他。

贾崇走上一步，动情地说：“老臣事先帝二十余年，先帝延接群臣，吐哺握发，犹恐下情壅隔。国主即位未久，便与臣下隔绝，深居邃处，欲闻民瘼，岂可得乎？可惜先帝创业未半，便中道崩殂，老臣于今思之，心犹戚戚！”说着，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

中主自知理屈，颜色温和了许多，连忙说：“卿有话尽可直说，朕当深长思之。”

贾崇抹了一下眼泪，换了一个角度说：“臣已垂垂老矣，留在朝中，适足成为国主之累，愿归隐林泉，与烟波钓徒为伍，乞国主赐骸骨！”

中主知道贾崇是在赌气，并非真的要离开朝纲。倘若准他离朝，朝野便会说天子没有容人之量，非但惹人耻笑，也会贻讥邻邦。想到这里，赶忙拉着贾崇的手说：“朕已经知过了，卿何必挂冠而去，给朕难堪！朕收回成命就是。”

贾崇穷追不舍：“兄终弟及之说实在不妥，国主理应改弦更张，奈何……”

贾崇尚未说完，便被中主打断了：“朕曾答应过父皇，不能食言自肥。”中主说时，一脸无奈。

贾崇知道多说无益，便起身而去。

月圆月缺，花开花落，时间一晃，已是保大五年（947）。这

年正月，中主改封齐王景遂为太弟，燕王景达为元帅，改封齐王，长子南昌王弘冀为副元帅，改封燕王，依然是东都留守。既然景遂是太弟，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嗣君，弘冀就彻底没有希望了。他一肚子不快，但又无处发泄。他降生时曾有童谣说：“有一真人在冀川，开口持弓向左边，”中主为了应这符瑞，便为他取名弘冀。真人不就是真龙天子吗？他何尝有天子之份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嗒然若丧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顶头风。景遂为彻底堵绝弘冀争位之念，撺掇中主把弘冀调往润州（江苏镇江），官职是润、宣（安徽宣城）二州大都督，驻节润州。润州在金陵之东，两地相距不远，比东都离金陵还近。工于心计的景遂之所以要把弘冀安顿在润州，是因为那里离金陵近，便于控制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便可立刻出兵荡平。

弘冀自然知道叔父的用意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但是中主说这是正常调动，与景遂无干，弘冀一时无话可说。匆匆辞别了父皇母后，便束装就道。虽然是出镇润州，威风凛凛，独当一面，但弘冀心情无比沉重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他的袍泽故旧没有人为他饯别，也没有人给他送行。为他送行的只有六弟从嘉——也就是后来的李后主。

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，花木葳蕤，姹紫嫣红。弘冀无心欣赏阳春美景，骑着乌骓马沿着江堤东去，从嘉骑着一匹白马紧随其后。

“大哥，你要多多保重，莫负父皇委托！”10岁的从嘉全然不知弘冀心中的辛酸悲楚，天真无邪地向兄长挥手告别。从嘉兄弟十人，他排行第六，二、三、四、五诸兄早已夭折，他以下的诸弟，有的正牙牙学语，有的还在襁褓之中，能够出来为兄长送行的，只有他一人了。

弘冀缓缓跳下马背，双手将从嘉抱下马来，凄然笑道：“六

弟，此地一为别，孤篷万里征，不知何日你我才能重逢，父皇与母后面前，烦你代我尽忠尽孝。”

“大哥何出此言！润州离金陵不过两日之遥，你随时都可回来，怎说不知何日方能重逢的话？”从嘉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。

“六弟，你年龄还小，不知朝中奥秘。二叔父既立为太弟，日后便是名正言顺的天子，我是父皇长子，他能不起猜忌之心吗？等他将来登基，我们君臣之间岂能相安无事？”

“叔父淳厚无疵，兄长休要多虑！”

“好个淳厚无疵！”弘冀仰天苦笑。

从嘉怔怔地望着长兄。

“父皇命我出镇润州，显然是出于叔父的撺掇，父皇一旦撒手而去，叔父便不会宽容我了。”

“父皇让你出镇润州，是因为那里是江南东边的门户，需要重臣驻扎节制，兄长怎能设想有叔父插手之事？”从嘉为叔父辩护。

弘冀倒剪着双手，在大堤上来回踱步。良久，他才看着从嘉说：“六弟，你年纪虽小，读书不少，为兄我性格粗犷，读书无多，但我记得有一首古诗，颇可表达为兄今日的心情。”

“但不知兄长说的是哪首？”

弘冀不假思索，轻轻吟道：

近寒食雨草萋萋，
著麦苗风柳映堤。
等是有家归未得，
杜鹃休向耳边啼。

“这是无名氏的作品，”从嘉熟悉得如数家珍，“写得太孤苦愁悲了。润州距金陵近在咫尺，焉有回不来之理？我倒想起了另外一首。”

“哪一首？”

“是高适的《送王少府贬长沙》。”从嘉说着，便摇头晃脑地背诵起来：

青枫江上秋帆远，
白帝城边古木疏。
圣代即今多雨露，
暂时分手莫踌躇。

弘冀听到题目中有一个贬字，脸上倏地掠过一丝不快，不过想到从嘉还是个孩子，便又恢复了常态。人们常说童言无忌，何况自己去润州并不是贬谪，何必计较这个贬字呢？

从嘉见兄长不答话，还以为他是在咀嚼那首诗的意境，便拉着弘冀的衣袖说：“我们弟兄只是暂时分手，兄长只管放心前去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奏请父皇召你还朝。”

“你在父皇面前比我得宠，一切拜托了。”

从嘉挽着兄长的马辔，招呼随从斟上一杯酒，递给弘冀说：“兄长请满饮此杯，以壮行色。”

“谢谢六弟。”弘冀接过酒杯，一口气喝了下去，然后纵身跳上马背，猛抽一鞭，那匹乌骓马便撒开四蹄，如飞奔去。

正是：

争权夺位自古有，
叔侄反目也成仇。
何如农家田舍翁，
和和睦睦度春秋。

第二回

主荒臣嬉廊庙蠹朽 损兵折将滁州失守

李璟虽然嗣位，但并非大有作为之君，先主好不容易在弓镞锋刃中打下的江山，到了他手里，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，国势急速衰落，在后周的强劲攻势下败得一塌糊涂。

中主不是昏庸之君，但他喜欢的是吟诗作词，书法丹青，没有把精力放在治国上，即使处理重要朝政，他也是心不在焉，敷衍应付。中书令宋齐丘趁机揽权纳贿，结党营私，中主一怒之下将他降为镇海军节度使。宋齐丘愤而挂冠，请归九华山，中主也不挽留，任他去了。

天子不明，奸邪便多。宋齐丘虽去，冯延巳又来弄权，他与胞弟延鲁以及魏岑、查文徽、陈觉等人朋比为奸，人称“五鬼”。翰林学士常梦锡上书抨击“五鬼”，中主不纳，反而将他贬为池州判官。副相周宗、李建勋，中书侍郎孙晟等上疏支持常梦锡，也先后被贬出朝。

冯延巳才华横溢，娴于诗词，他曾有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之句，中主戏谑地问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！”延巳答道：“未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也。”中主大悦。有了这层关系，中主便格外垂青冯延巳。延巳又是好大喜功之徒，先主在世时，他便怂恿先主扩边，先主权衡利弊，不肯结怨于邻，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迨至中主即位，冯延巳又旧事重提，中主未加考虑，便点头答应。